

大安溪鎮魂歌： 鄉勇手裡99把K2步槍

銅像獎

何冠威 中尉
國防部心戰大隊

帶著正月時分的寒氣，頂著陰曆廿四日凌晨的殘月，一艘雙桅帆船徘徊在溪口的海面上。

偌大的梯形船帆緩慢收起，露出半截空蕩的桅桿。船側五門舷砲正對日出處，抵著討海人世代居住的臺灣中部海岸。

頂港，臺中大安港的外海，冷冽的海風吹向天頂月娘。

下港，嘉義大林鎮的中坑，黃濁的塵土擠進輪下胎紋。

車輪壓過墓旁的枯草，一輛剛去完旅部的休旅車駛出精北營區大門，緩步在兩個營區間。

「欸，香腸。」

「衝啥啦。」副駕駛座上胖胖的參一，用鏡框下的眯眯眼瞄向後照鏡。車窗前的後照鏡下，玄天上帝的黑色平安符晃了幾下。

「咱這梯阿兵哥，是接常備，還是接四個月？」

「四個月的啊，軍事訓練役。」

香腸張開他的香腸嘴回應。

「哭么，欲慘死。」

車上的音響，正播放著 Under Love 和

玖壹壹唱的〈癡情玫瑰花〉：

我要送你九十九朵玫瑰花，

我欲唱心內的話乎你聽。

我愛妳，我願意，妳不用怕，

真正的癡情男子漢在這，就是我。

民國106年上半年，是國家役政轉型下的一段特別時期。隨著全募兵制推行，82年

次以前的一年兵所剩無幾；83年次以後要

服四個月軍事訓練役的役男，此時卻都還

沒大學畢業。這意味著這段時間會接到的

兵，幾乎都是十八、九歲的小伙子。

他們要嘛沒唸大學，要嘛大學只唸一

半，才會在這個年紀被徵召入伍。

年紀比較小，破壞力也比較強。

步三營已經很久沒接軍事訓練役，但這

段時期軍事訓練役的恐怖，旅上每個營都略有耳聞：有在接駁專車上直接打起群架

的；有收假時在進營門前一秒忽然掉頭逃

兵的；也有大半夜從二樓寢室鑽出窗戶溜

下來卻摔成骨折的。

什麼鳥都有。

「過年收假轉來，就欲對付這款的。」

精南大門哨長走近車旁，車窗搖下，車裡的嘆氣聲和一疊夾有磁卡的識別證一起

溢出。

新訓旅有個定律：年初、年尾入伍的阿兵哥，總是特別皮。原因說不上來，不知

道和距離畢業季遠近有沒有關係。

「啊咱連上接哪的？彰化？南投？」

車開進營門，車輪小小地碰撞一下收起

的雞爪釘。

香腸思索一下：

「全營都臺中。」

車上播放的〈癡情玫瑰花〉忽然被蓋過。

不約而同的一陣哀嘆籠罩耳際，嗡嗡地搖動著車窗玻璃。這又是中南部新訓旅才知道的事：西岸所有縣市裡，臺中兵最皮。

軍事訓練役、年初兵、臺中兵。對新訓單位而言的三大恐怖元素都湊齊了。

這是大時代的故事、大時代的戰鬥。一個又一個默默無聞的新訓連，咬緊牙關，一步一腳印地撐著國家走向全募兵制。

「臺中哪的？山線、海線，還是市區？」

後座的輔導長忽然問。

車停在營舍側邊的萊爾富旁，音樂停下。

「我們連都是接海線的。」

大家摸起迷彩小帽戴到頭上。

成千上萬南奔的烏魚，牽動上空的冷空氣，投身黑潮向北的溫暖懷抱。岸邊海水由黑轉淺，雪白的浪花撞上消波塊與細沙，輕撫大安溪下游三百年風華散盡的沒落漁港。

報到日當天，一雙卡有草屑的大頭皮鞋，悠悠踏在步三連成列的迷彩板凳之間。輔導長臉上掛著阿兵哥們看不懂的詭

異笑容，在乍到的九十九位新兵間漫步。

「你臺中哪裡人？」輔導長隨機問。

頂著一頭誇張的咖啡色雷鬼燙，一位新兵把視線從寫字板上移上來，看著他領口陌生的軍階和藍色的職務名條。

「……清水。」新兵有點錯愕的應答。

「清水喔，廖添丁和筒仔米糕的故鄉。」

只見那新兵露齒一笑，轉為開心而爽朗地大聲答話：「對啊！」

輔導長笑著點點頭，才發現那阿兵哥胸前貼著一張印有「清水」字樣的圓形貼紙。那是公所要他們貼上的。

「我也臺中人，連上幹部只有我是臺中人。」輔導長說。

這應該是最後的悠閒。等阿兵哥寫完資料，每天忙到瘋掉的日子就要開始了。

「POA。」

和藹的連長走出連長室，朝輔導長招手：「有件事要麻煩你一下……剛剛役政人員說，我們接的這梯兵裡面啊，有一個越南人。」

「越南人？」

「對……應該是兩年前才從越南回來的，之前都跟媽媽住在越南，好像不太會中文；你再看看能不能幫他一下。」

輔導長回到新兵列子中，在一位阿兵哥面前蹲下。輔導長領口上掛著的長條狀哨

子搖曳，銀色金屬表面倒映出白色陽光。

「Chào em - (嗨~)」

輔導長用不知道從哪學來的越南話對他說。板凳上的新兵抬頭，是一個白淨、清秀的小男生，眼睛大大的。他手上待填的資料一片空白，除了姓名被歪歪斜斜地寫上去以外，什麼都沒寫。

「Em là người Việt Nam không? (你是越南人嗎?)」

他沒開口，只是拘謹地點一下頭。

「Em hiểu tiếng Trung không? (你會中文嗎?)」

「Một chút... (一點點……)」他說話了，兩旁的鄰兵都轉過頭看。

「Anh cũng chỉ hiểu một chút tiếng Việt. (我也只會一點點越南話。)」

輔導長微笑。

接著，伸手指著幾張空白資料。

「Này (這個)，先不用寫，không sao đâu (沒關係)。)」

輔導長拿起壓在資料下的一本大兵手記，翻到第一頁：「Dùng tiếng Việt. (用越語寫。)」說罷，拍拍他的肩膀，看一下他胸前的貼紙。

「大安喔……」

輔導長掀起帽子，搔了搔頭，走回樓上。兩百年前，在臺中港還沒建起的古早年

代，大安港是中臺灣最繁榮的移民口岸，也是中部最重要的海防鎖鑰。大安築起了一座砲台、一道石牆，砲台上安置四尊大砲，朝向暗流洶湧的臺灣海峽。

大安砲台下，駐紮著兩百多位隸屬大甲巡檢的鄉勇。有別於帝國各省間輪調的外地常備兵，鄉勇都是在地土生土長的「義務役」。

鄉勇，在鄉為里民，在營為丁勇；遇事執干戈，事弭歸犁耜；那是舊時代小老百姓的武德。

在安逸的日子裡，大安還不知道自己將在撲天罩來燃煤蒸汽底下，點醒孤寂但石破天驚的一聲響砲。

「兔吓喔！」

教育班長朝排隊投手榴彈的一列新兵罵。「兔吓」是天兵的意思，好像是以前外省老兵罵人的話，不知為何被班長學來用。

「笑？擱笑？我可以讓你哭，你信不信？」班長指著一位黑黑、胖胖的阿兵哥，他在擠鬧中忽然被後排的兵推出列子外：

「你，就你，出列。懷疑啊？」

他拉一拉腰上鬆弛的S腰帶，猶疑地走到班長面前。

「取手榴彈。」班長命令。

他撿起一顆塗上藍漆的練習用彈，站上助跑線：「新兵洞三四，於手榴彈場第一次投擲。」說完，有點踉蹌地往前跑，雙手不太協調地把手榴彈甩出去。飛起的手榴彈斜拋空中，沒多遠就砸進土裡。

笑聲白目地從阿兵哥間爆出；越南人在列子裡望著，也笑了出來。

上場投彈的洞三四自己也愣愣地笑著。

忽然有阿兵哥用氣音罵道：「笑啥小！袂曉看狀況，等咧擱去乎人ㄅ一ㄅ。」

笑聲瞬間收斂。

班長臉色很難看，朝洞三四走來。

「站好。」

場上的洞三四全身繃緊，兩眼睜得大大的，雙手緊貼迷彩褲上。

「你剛剛投得好不好？」

「報告班長……不好。」

「不好？那你笑什麼笑！哈？」班長用帶點菸嗓的聲音低吼。

列子裡的阿兵哥，無論抓癢的、擦汗的、打小黑蚊的，動作全都凍結。洞三四面如死灰，汗珠從鋼盔底下不斷流淌。

「很好笑？很好玩？你要玩，不想在列子裡面，好，我陪你慢慢玩。」

「我剛剛沒有玩！我是被人推出來的。」洞三四辯解。

「叫你答話了嗎？」

越南人膽怯地看看班長，再看看洞三四。

班長嘆道：「你媽媽看到你手榴彈投這樣，會為你感到很丟臉。」

洞三四聽著，臉上表情默默地變了。兩頰肌肉一緊、一縮，雙手五指大力地按著腿側，呼吸深沉而緩慢。

「回去。」班長說。

洞三四掉頭就走，卻馬上又被班長叫住。

「回來……沒有教過要答謝是不是？」

「……謝謝班長。」洞三四有點沙啞地說著，終於回到列子裡面。

叩、叩。

收操後的十一點，二樓政辦室外傳來微弱的敲門聲。

「包……報……」發音不標準地試圖唸出報告詞。是那個越南人，越南話沒有中文的四聲，所以很難唸出某些字。

「歡迎光臨！」辦公桌前的輔導長燦笑，開玩笑說。

「那個……三十嘶……」

「Ba mươi bốn? (三十四~)」

越南人點點頭。
聽完越南人含糊的陳述，輔導長拋下手上的一疊政戰表格，戴起小帽，衝下樓梯。

「POA，你有閒無？」站在休閒室外的香腸間。

「欲帶打飯班喔？好啊，我來。」

打飯班正好是洞三四所在的三班。打飯班看到輔導長，有默契地相視一笑。

「笑啥貨啦，欲食菸喔？我長得像賴打（打火機）嗎？」輔導長調侃。

「無啦，哪有賴打生那緣投。」三班班頭笑著說。打火機都沒收了，要抽菸一定要向幹部借打火機。

「我聽你咧放，來啊啦。」輔導長揮手催促。

大餐廳裡，洞三四到消毒櫃前取打菜用具，剛解開鎖頭，肩膀忽然被輔導長搭上。洞三四全身一毛，茫然地看了輔導長一眼，便被帶到餐廳外。

坐在階梯旁貼了小瓷磚的扶手上，輔導長掏出一包菸。

「喔……謝謝輔導長。」

洞三四伸出手。厚實的手掌，皮膚有點粗，看來是有在做工的一雙手。

兩根香菸，菸頭冒出薄薄的白煙。輔導長搭話：「剛剛手投的時候，有出事喔？」

「輔導長你有聽人講喔？」

「大約仔啦，問你本人較準。」

「喔，就，我手榴彈投不好，被罵應該

的。」

他停頓一下，眼珠轉向側邊。

「可是，投不好是我自己的事，我不知道班長為什麼要講到我媽媽……」

被兄弟封為「沙鹿第一打手」的他，豆大的淚滴倏地從臉上落下。

「我媽媽從菲律賓嫁過來，我跟我弟很小的時候就沒有爸爸，媽媽自己很辛苦地把我們帶大。」

打飯班幾個阿兵哥本來想湊過來借打火機，看到這畫面，和輔導長對上眼後，都有默契地回去忙自己的事。

「我弟弟前年騎車出車禍過世了，後來我媽一直很難過，每天都不振作。我看她這樣，也有罵她，可是我知道她真的很想我弟……」

洞三四手上的菸繼續燒，灰白的菸灰愈燒愈長。

「抱歉，班長不知道你媽媽的事，我會再跟你們班長講。」

輔導長熄菸，起身。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接受，但是，輔導長在這裡代表我們連上幹部，向你和你媽媽道歉。」語畢，輔導長向他行了九十度的鞠躬。

離大安港不遠處，大安溪南岸，祀奉媽祖的鎮瀾宮依然香火鼎盛。

那座由道卡斯族地主與漢人鄉紳合資拓建的媽祖廟，已在那注視海濱百餘載。

英吉利會進攻大甲嗎？士紳領頭操練募來的鄉勇，他們本來是農民、漁民與工匠，都不是正規軍人。駐守大甲的正規軍不多，正規軍大多都在臺灣南北扼守大港要地。

唐山大陸上，旗人的鐵騎也崩塌在英軍面前，於以萬抵百的對陣中倒下。在十九世紀線列戰術與快速火炮攻勢下，古老農業帝國的陸軍竟無絲毫招架之力。

倉卒召集而成的鄉勇，要被推到海岸線上當炮灰嗎？

夜晚，政辦室內寢的桌上擺著厚厚一疊的新兵資料。

這梯兵九十九個人，有六成是高中職學歷，四成是國中學歷。根據新兵自述，會賭博的很多、有飲酒習慣的更多；至於前科，光他們涉及的犯罪類型，就多達八種，還有人在自傳上面寫了「詐騙集團萬歲！臺中詐騙集團反攻大陸！」

以上這些光是打進名冊建檔，就花費了空前漫長的時間；這是史上來歷最精采的一梯兵。

這個連的兵，也是營上各連中背景最複雜的，但他們並不令人頭痛。雖然在列子裡面話多了點，菸抽得兇了點，對幹部沒

大沒小了點，行為白目了點；但跟另外三個連比起來，他們沒惹出任何大亂子。

無語之中，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挺幹部，挺自己人。

輔導長點開臉書即時通，以前的老師已幫忙把越南人寫的大兵手記翻譯出來：

「第一次入伍，但不是自己國家的軍隊，而是爸爸家鄉的軍隊。」

「第一天就碰到很多班長，很嚴格，又很凶。下車後，班長命令我們集中到一處，叫我們剪頭髮。午餐時，要按照規矩吃……總之，還是不習慣。」

「兩年前，我遭遇到很多事情，讓我幾乎想放棄一切。那時的我就像是地府遊魂一樣，後來記憶力還愈來愈差，直到最近才稍微好轉。」

「但做事情還是不專心，頭腦一片空白，班長講的話只聽進去幾句，就又开始亂想、心不在焉。希望班長願意體諒我。」

「爸爸的家鄉啊……」

輔導長回了幾行字的訊息給老師，那位來自河內的熱心越南老師：「非常謝謝老師幫忙，Cảm ơn (感恩)！」

一九九三年，臺灣展開第一次南向政策，雖終未阻止臺資西流，但成千上萬的東南亞民衆卻循此契機來到臺灣。無數曾

經年輕的南洋女孩，夢想和照片裡瀟灑的臺灣男生談一場跨國戀愛；在她們之中，又有無數人在臺灣夢碎今生；照片裡的年輕人，怎麼會變成「阿公」呢？

最終，這些南洋母親，為這國家生育、教養了一整個世代將近十分之一的孩子——也就是十分之一可以捍衛國家的兵源。

輔導長把充電器插上手機，在S腰帶上掛起警棍、手電筒，把查哨本夾在腋下，準備踏入深沉的夜裡。

在北方的家鄉，敵人的槍口抵在海民的邊牆上。

陌生的巨旗飄揚在敵船後方：紅色的十字把白旗劃成了四個方格，靠近旗繩的左上角格子裡，有一幅藍底紅米字的圖案。是大英帝國的海軍旗。穿黑制服的英國水兵與包頭巾的印度旁遮普人，手裡握著前裝式的滑膛槍，遠眺大安海岸。

球狀的實心砲彈，重重打在用大甲溪石堆砌的砲台與矮牆上，石片噴散。討海人拋下岸邊謀生用的漢式帆船與舢舨，往陸地奔逃。

那一天，世居斯土的人們感受到未曾有過的沮喪。我們的砲打不到彼方的敵船，敵船的砲卻粉碎了海上祖國的邊牆。

祖國。祖先端著香爐、扛著鋤頭，時而

壓迫別人、時而被人壓迫，在華路藍縷與刀棍血汗的殘酷中，在鈸鑼鼓與胡琴南管的樂曲裡，花上好幾個世代拓墾出的祖國。

漫天烏雲底下，踽踽獨行的帆船在遠離海岸處緩行，船舷向著大安港，繼續試探性地開火。

管中迸出的炸裂聲響徹靶場。一波齊射，打向一百七十五公尺外的電動靶板，遠方揚起了一、兩撮飛升的塵土。緊接著，是單兵步調各異的斷續槍響。

中坑一號靶場現正實施射擊。

連上九十九個阿兵哥，戰戰兢兢地握著新訓用的舊式G3步槍。

輔導長拿下耳中的橘色耳塞，看一下射擊線，再看看一旁架設的錄影機。

射擊完畢，阿兵哥下靶場後，靶勤人員與彈藥兵還留在靶場吃便當，等待下午要打靶的營上來；疲憊的班長們躺在綠波墊上午休。

越南人和洞三四都是彈藥兵，也和輔導長一起留在靶場上。

「輔導長，可以抽菸嗎？」

洞三四笑著、搓著雙手，和別連的彈藥兵一起走來。

輔導長把打火機傳下去，大家手裡的菸都點燃了。一排人站在靶場邊，面對漫山

遍野的樹木與芒草，悠悠吸著菸。

不抽菸的越南人，也湊到了他們旁邊。

洞三四看他走來，問輔導長：「輔導長，那次的時候，是他跟你講的喔？」

輔導長叼著菸，笑而不答。洞三四轉向越南人問：「你中文在哪裡學的啊？」

「國小……」斯文白淨的越南人雙手背在後面；他指的是他家附近的國小校園裡開設的中文班。

「輔導長你哪會曉講他們的話？」其他彈藥兵跑來湊熱鬧地問。「淡薄仔而已啦，以前曾學過。」

輔導長說著，彈了彈菸灰，轉頭問洞三四：「欸，你覺得當兵有什麼意義？」

「問我喔？」洞三四感到有點突然。

「嘿啊，不覺得很浪費生命嗎？」

「呃……」

確實這麼覺得，很多人都這麼覺得吧，但這句話實在不好說出口。

洞三四眼神飄移了一陣，勉強擠出一個自己還算認同的答案：「當完兵，可以變成男人吧。」

接下來幾個彈藥兵，都不約而同地給了這個答案。

「嗯，變成男人……好，啊男人是什麼？有肌肉喔？還是會刺槍？」

「有肩膀吧。」洞三四說。

「什麼叫有肩膀？」輔導長又追問。

「會為自己負責任。」

「可以保護重要的人。」

在靶場的一角，幾個阿兵哥達成這樣的共識。

這梯兵裡面，超過一半都來自單親家庭。大家都是苦過來的，也更疼惜身邊的人。

「沒講錯啊，有肩膀、負責任。啊可是……」

輔導長眯眼，露出奇怪的笑容：「這些不是現在就能做到的事嗎？幹嘛等到當完？」

一念之間。

在用溪石、石灰、黑糖與米餅築成的大甲城牆上，一雙眼睛在夜裡守望。

年輕的男孩，手握一柄清軍用的老式燧發前裝鳥槍，兀自矗立城樓上。城裡的中點，是星空下巍峨而肅穆的鎮瀾宮。燕尾脊上用交趾陶剪黏成的飛仙與神將，端立黑暗中。

一線之間。

此刻，遊蕩海面上的外國人與他無怨無仇。他只是廟口叫賣甘草芭樂的少年仔，在地方團練集訓下，學會裝填子彈的程

序，學會射擊的姿勢，就有信心和外國人相創了嗎？

「莫想那多，人哪來，和伊拚就對啊！咱做多少算多少，剩的就安心交乎練過的。」投報勇營前，打菜刀的鬚鬚伯和他說。

城破，厝崩，爸母散，囡仔掣。

今晚，大安的漁人傳來消息，敵船再度靠近。在大甲城內熟睡的人們啊，無論如何，不能再讓英吉利靠近你們一步了。

食贖飯等你。這世人，至少暢秋一次。

一念之間，意義。

「莒光園地」節目結束後，輔導長兩手空空地穿越擁擠的中山室。

近幾次的節目為弘揚抗戰精神，都強調「承繼光榮傳統」。

「輔導長你看！這是阮阿舅和玖壹壹的春風一起拍的照片。」

一位單眼皮的阿兵哥露出燦笑，翻開自己大兵手記裡夾著的照片。

玖壹壹是在臺中鄉親力挺下紅遍臺灣的獨立樂團，臺中基層的年輕人，許多都以玖壹壹為榮。

「你怎知影要帶相片入來貼？我就還未講呐。」

「聽之前進來的人講的啦。」那阿兵哥

笑說。

輔導長走到投影幕前，關掉正在播放的

「鐵牛運動散」廣告。

「輔導長講鬼故事！」

「輔導長攔欲來和阮練肖話啊喔？」中山室裡笑鬧成一團，只留輔導長默默在台

前眯眼微笑。

「吵啥小啦！」梧棲漁人出身的政戰公差爆吼：「輔導長站咧頭前呐，攔敢吵！」

「問問題袂使逆哪？」一個比較白目的回了嘴。

「這恁家的故事啦！」

洞三四助陣怒喊，怒目瞪著後排的阿兵哥們；這句話是海線流行的口頭禪。

「講話講袂煞，連莒光課也咧講，有病喔？惦欸啦！」

就這樣，毋須幹部插手，中山室裡的阿兵哥用很道地的方式自律完畢，九十九顆光頭面向台前的輔導長：「再一個禮拜就放假了呐，爽不爽？」

「爽！」

「爽吼，啊有沒有想過，出去時要讓家人看到自己變成什麼樣子？」

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阿兵哥們靜默了一下。

「輔導長很喜歡做一項民意調查，等等配合我一下……」心也靜下來，等輔導長開口。

「你覺得，在你有生之年，阿陸仔都不會打過來的，舉手。」輔導長問。

全連大概只有四、五個人舉手。

「你覺得，就算打來了，我們也打不贏的，舉手。」

幾個阿兵哥們噗哧一笑，全連幾乎都舉手了。

「你覺得，就算我們打輸了也不會怎樣的，舉手。」

新兵們還在笑了，舉手的人有二、三十人。

「好、好，我就知道；啊最後一題喔。」輔導長吸了一口氣，掃視中山室裡的阿兵哥，看他們每個人的臉：有些人的膚色比較深，擺個大刺刺的架子；有些人瘦瘦、小小的，像國中生一樣；許多人的兩臂上，露出綠內衣遮不住的一小截刺青。

「阿陸仔打過來的時候，你們想直接投降、給他們統治的，舉手。」語畢，停頓十幾秒，卻始終沒人舉手。

「為什麼？給大陸統治，我們就都不用當兵了耶。」輔導長笑著問。

「輸人不輸陣啊！」

一個小腿刺了彩色浮世繪圖案的阿兵哥

叫嚷。

「為著面子，也是要跟伊拚落啊！」

「無咧驚伊阿陸仔啦，敢來就來拚輸贏！」一個扁而沙啞的聲音說著。

笑鬧聲中，大家叫囂似地你一句、我一句。

海線的年輕人其實和大陸往來不淺。討海人到了金、廈門，和大陸人常接觸。也有不少人交的女朋友是來臺唸書的陸生。即使如此，對這題的回答卻毫不猶豫。

正式的莒光課後補充，開始了：「你們其實就是民兵啦；國家先給你們基礎的訓練，等到打仗動員的時候，我們新訓旅就會把附近鄉鎮的後備役召集起來，組成一個後備旅，到海岸線上抵擋敵軍第一波登陸。」

「啊這樣不就是當砲灰？去送死喔？」

「不會是去送死啦，你們傷亡到10%左右就會潰散了。」輔導長戲謔地說。

「真的啊假的？」

「打輸了就撤退嘛；走丟了，就自己逃跑、躲起來嘛，找機會再跟大部隊會合；要是跑不動了，暫時投降也沒關係。民兵的任務就是這樣啊。民兵很重要，因為可以給主力部隊爭取時間，讓主力部隊撤守到很難進攻的高山、丘陵，拚死拖住敵人。」

簡化、真切且不誇大的敘述，試著向阿兵哥傳達一些「意義」。

「只要還有一口氣在，我們就還沒輸。撐到他們打不下去，我們就贏了。」

一幅古老的群像，一首兩百年前鄉間的竹枝詞，在中山室的投影幕上浮現。

大安外海的敵艦，維多利亞女王陛下的阿恩號雙桅帆船，艦上軍官已決定登陸中臺灣。

過去兩年與英吉利的戰爭中，技術落後西歐數百年的大清國不敵四海游擊的英軍，在錯愕中一面倒地慘敗。半年前，英軍試圖砲擊雞籠港，雙方互有損失後，英艦便離開了。

爲了迎戰英吉利，從臺灣全島兩百萬居民中召集的鄉勇已達到四萬七千人。這比例放到今天臺灣人口來看，相當於動員了五十萬人的後備役。

百家父母、萬戶門楣，正俯視著他們兒子的腳步。

戴小帽、摺短袖的阿兵哥，筆挺地站在被家長們包圍的草皮上。

懇親會的尾聲，新兵開始表演排練已久的新兵創意隊呼。

「預備，唱！」

我要送你九十九本大兵手記，

我要把心裡的話寫進去……

「不要再送大兵手記了，改不完了。」按著相機快門的輔導長在碎念中苦笑。

終於要放懇親假，對幹部、對新兵而言，最苦的三個禮拜熬過去了。懇親會那天，來接越南人的是姑姑，媽媽還在越南工作。

放假隔天，越南人在大安的铁皮屋裡兀自滑手機。Line 的通知不斷響起，班兵正在做互助組安全回報。正值農曆三月大甲媽遶境，大家的回報都是「迎媽祖」。

在營區三個禮拜，Facebook 的未讀通知多到不可思議。他在看以前在胡志明市讀國中時的同學們的動態。

兩年了，大家都還在那裡，只有自己去到爸爸的家鄉。當兵認識許多新朋友，也算開心吧，但心裡總有一塊地方悶悶的。人生錯開了。

手機忽然震動，有人用 Line 打電話來。

「喂？你在哪裡？」是洞三四打來的。

「我哉（在）……我家裡。」

「你沒來忙媽祖喔？我去找你喔！」

電話掛掉沒過多久，洞三四孤身騎車來到大安。濱海的幽靜鄉下，是臺中最邊陲、幾乎被遺忘的地方。

日本統治臺灣後，跨越海峽的移民活動驟減，作爲移民口岸的大安港風華盡散。積年累月下來，大安徹底沒落，只剩下每

年海邊的沙雕藝術節偶會引來遊客。

「上來吧！」洞三四丟了一頂安全帽給越南人。

「要去……看媽祖？」越南人摘下遮掩頭髮的鴨舌帽。

「沒有啦，人太多了。隨便走走而已。好不容易放出來，不要一直悶在家裡。」

他們漫無目的地繞了海墘老街一圈，然後北騎，沿大安溪左岸騎到最下游，在出海口下車。

「吹一吹海風也不错吧，透透氣。」

蒼茫的海，與灰濛的天連成一線。海風迎面而來，頭上卻沒有可被吹動的髮，都被髮婆理掉了，感覺不出風從哪來、朝哪吹。風，也遠颺過海而來？

洞三四面向大海，忽然感覺肩膀被點了一下。

「你，爲什麼，來找我？」越南人問。

「喔，沒有啊。看到你的時候，我就在想……」

洞三四雙手插腰，在堤防上繞步：「我媽剛來臺灣的時候，心情是不是也和你一樣。」

越南人大大的眼睛看著他。

「沒辦法，命那麼苦。輔導長說，當人沒辦法對自己的東西說換就換的時候，就變成大人了。」洞三四隨口說。

這句話是輔導長從漫畫上看到的，他對每梯新兵都講過這句話。

「讓苦停留在自己這一代，就好。」

這一句，則是輔導長自己發明的。

兩個沒頭髮的大男孩面向來去無常的大海，踩在同一片海線的土地上。中午時分，男孩短小的身影，不知不覺長成了年輕的男人。

「……你看。」

兩人看向彼方。海波之上，一艘船向他們航行而來，船身形體愈來愈清楚。

「帆船喔？」

不是一般的漁船，是有帆的木船。帆船上，飄揚著一面不知道什麼國家的旗幟。白色的底，紅色的大十字，左上角有一面英國的米字旗。

道光廿二年正月卅日，夷寇大安。

徘徊外海一星期的阿恩號木造雙桅帆船，終於決定登陸。在兩人摩托車下方的河口處，兩艘小小的漢式漁船打起穿插竹竿的硬帆，溯大安溪而上。駕駛漁船的，是赤裸上身的年輕討海人，他們頭頂前半的髮都剃掉了，長長的髮辮環綁過額。大帆船尾隨漁船進入寬闊的大安溪口，逆流溯行。船上的人膚色有黑、有白，人人手持一柄步槍。

洞三四和越南人沿溪濱走，隨大帆船前行。忽然，大帆船停住了。

船上的外國人一陣慌亂，紛紛往船下的水面顧盼。大船擱淺了，前頭的漁船卻遠遁大安溪深處。

砲聲轟然一響，船身被打穿一個洞。兩人身後，幾個裏頭巾的少年推出載銅砲的木車，朝帆船抵近射擊。成排的鄉勇扛起兩人一柄的長型抬槍，朝甲板上開火。帆船的舷砲也開始還擊，但岸上沒有大型目標可供瞄準。

天轉陰，進水的船體緩緩下沉。船上的外國人卸下小舟、垂下繩梯，把槍揹在背後依序下船。

要接戰了。

「莫驚！咱和伊拚落！」

一位高舉銅質手槍的瘦弱年輕人，拍了越南人的肩膀，露出帶有檳榔汁色澤的牙齒，呼召他衝鋒。

他看看身旁的洞三四。

哪怕是幻覺，哪怕是一場夢，哪怕是日本動畫裡說的百鬼夜行，都好。

哪怕一覺清醒，眼前的戰鬥就會幻化為沙灘上的灰色沙雕，隨風吹逝。

兩人蹬腿，以跑三千公尺時最後一圈衝刺的速度，衝向擱淺的英國船，衝向上岸的異國人，兩百年前的敵國士兵。

身旁一起奔跑的年輕人們，都穿著印有「勇」字的號衣，都裹著頭巾。他們的臉龐如此熟悉，像加油站打工的年輕人，像工地裡做土水的年輕人、像廟前跳陣頭的年輕人、像漁船上拚搏的年輕人、像學校裡打鬧的年輕人。

不知何時，兩人手裡握著一把新訓的S&W步槍，槍尖上了刺刀，身上穿著營區的大迷彩，與周遭身著粗布號衣、頭綁布巾、手握鳥槍與大刀年輕人一同奔跑。

「殺——」

喊起刺槍時的口號。國軍步槍兵計兩員，連同另外九十七人的份，代表步三連參上，衝進孤港古老而眩目的記憶裡。

這是爸爸的家鄉，這些是住在爸爸家鄉的年輕軍魂們。

我要送你九十九把S&W步槍，

我欲用歸身氣力和命運拚。

「聖——母——保庇——」

沉船的甲板上，高亢的呼聲揚起，自那柄銅手槍的響聲中鳴竄而出。

「聖——母——保庇——」

在古樸的口號裡，在此起彼落的呼喊聲中，大英帝國的艦艉旗被斬落溪面，滿映著夕陽金光的大安溪面。

「聖——母——保庇——」

一八四二年孟冬末，驚蟄。在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與臺灣道姚瑩的籌策下，官兵與鄉勇正面擊破一艘英國軍艦，擊斃數十人、俘虜逾六十人、繳獲十門大砲。光是此役的戰果，就足以與鴉片戰爭其餘大小戰役加總相比擬。

大清國最終戰敗，但這場小而罕見的勝仗，是在鴉片戰爭長夜下對時代與命運的一次小小叛逆。中臺灣海岸上的年輕鄉勇們，踏平了這個攔抗巨潮的戰場。

未曾於歷史上留下姓名的他們，在解召後重回自己漫長的今生，等待下一次出陣。

十八歲鄉勇們的浪漫。

